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九十三

萃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編輯

宋徵璧尚木 何 剛慈人

夏允彝瑗公參閱

張淨峯文集

疏

張 岳

諫南巡疏 南巡

奏爲乞留 聖駕事、臣竊惟璣衡旋運、而北辰常居其所、溟渤靜深、而衆水必朝其宗、是以在昔聖王、範

闡天地而一念不踰時經緯萬方而半武不出戶凡
以此耳肆我祖宗稽古爲治每歲惟南郊一行實
近在京畿之內雖間值邊郵之警亦不過命將而征
誠知朝廷乃四方之極而大君實萬物之宗也用臻
太平至百五十餘載仰惟陛下當鼎盛之年撫盈

成之運稽古繇章已逾一紀頃以西北少靖親御六

自貞觀之末深爲得體

飛汎掃妖氛間關半載維時小大臣工愧無卽時諫
止之力幸而奏凱南旋臣等竊謂自今伊始當享伴
與之休而無復省方之舉矣夫何西征之役方已南

巡之命又下。臣等驚悸，罔知攸措。竊以巡狩之典，雖古帝王之制。然古之制有不可行於今，猶今之制有不可行於古也。蓋古之封建，各君其國，各子其民，而慶讓之典，勢難已於巡狩。今之郡縣，屬於藩臬，統於撫按，而政令之行，又皆出於朝廷，是不必泥古之迹，自足以成今日之治也。矧先王之巡狩，省耕省斂，有及民之實惠，一游一豫，非無事之空行。陛下之爲是舉也，切慮道途推輓之勞，皆出於民力。有司供億之費，皆出於民財。祗恐未有以補之，先有以傷之。未

有以助之。先有以害之。何必侈巡狩之名。而爲是紛
紛者乎。臣等謹以此行之甚不可者。爲 陛下 一一

陳之。人情莫不惡勞而欲逸也。櫛風沐雨。孰與於龍

先爲忠 樂之言

樓雞帳之嚴。涉水登山。孰與於桂掖椒房之遠。乃舍
其逸而從其勞。是其不可者一也。裏河一帶。漕舟之
往來必繇。而國用之盈縮繫之。今茲南巡。舳艫蔽江。
雖聖諭昭彰。使通往來。而一溝之水。勢難兩便。是其
不可者二也。近聞淮安等處荒澇異常。父食其子。母
食其女。此在今日。正宜寒心。奈何滿目瘡痍。未獲少

銜而鑿輿又幸其地。臣恐遭霜之葉不可復風。大憊之民豈宜再汗。是其不可者三也。且龍舟所經必渡淮北。沂江南。而黃河天險。聞者心驚。長江天塹。見者毛悚。陛下以不貲之軀。而甘蹈不測之險。是其不可者四也。夫一日二日。萬幾叢委。今匹馬遙遙。駕言行邁。將來國家之重務。何由面陳。其可否而內批之哉。請往復動經乎歲月。廢時失事。莫此爲甚。是其不可者五也。况天下大器也。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是以止則深宮閉門。動則出警入蹕。鄭重如

此而意外之患時或有之。今也白龍魚服。肆無戒備。則豫且之變。臣有不忍言者矣。是其不可者六也。臣聞之天子者。天地之子也。天子弗克肖乎天地。則必出災異以譴告之。不修德以回其怒。行且亡之矣。今也凶荒相仍。盜賊充斥。地震於下。龍鬪於上。其所以儆戒往正奇也凡陛下者至矣。陛下及今正宜如成湯之六

事自責。武丁之恭默思道。奈何恬不自省。方事逸遊。臣恐亡予之天。不忍言也。是其不可者七也。古之人君。雖甚不得已。如會盟之舉。親征之行。亦必有太子

親王以監國○以○是○起○然皆非盛世之事。今前星未耀。儲位尚虛。衆建諸王。各就藩府。大本未定。俯無以聯屬乎人心。七鬯乏王。仰無以祀事乎宗廟。是其不可者八也。夫憂勤惕勵。固古帝王之所不廢者。文王不敢盤于遊畋。尚書誦之。隱公觀魚于棠。春秋譏之。陛下修德講學。親賢遠奸。昧爽臨朝。日昃忘食。猶恐憂勤不逮古人。而貽付託不效之憂也。况又以逸樂促之哉。是其不可者九也。夫帝王舉動。當順乎天意。觀天意者。驗之人心而已。是舉也。孤卿論列不已。史臣繼

之部寺諸屬又繼之。雖以臣等疎逖之微，亦極知其不可也。陛下何苦違衆志以拂天意乎。是其不可者十也。伏望皇上廣包荒之量，奮獨斷之剛，不聽左右從臾之言，俯從孤卿羣臣之請，急收成命，寢此南行，使朝野臣民樂英主無難于改過，而垂之後世。知聖德不果於遂非，臣等不勝隕越待罪之至。

論征安南疏

征安南

臣竊聞安南自正德十一年內，國王黎暲爲逆，臣陳暲與其子陳昇所弑，國人立暲弟黎諫主國事，以兵

逐陳曷父子，奔據其國諒山府。黎穗立七年，又爲權臣莫登庸所逼，出居其國升華府。登庸立穗幼弟黎應相之，旣又弑應而自立，國內分裂，日尋干戈，無暇請貢。此皆往歲傳聞，及其國諒山長慶等府牒報之言，其間曲折，及近日事情，雖不能詳知，然其久爽貢期，大抵由此。非真負封豕之勢，敢於阻兵拒險，以抗上國之命而不貢者也。自古夷狄惟猾夏則誅，逆命則誅。若其國不能通貢，似不足以勞敝中國。今用兵之聲，先以傳布，使者行勘未復，誠恐生事樂禍之臣。

不能仰窺。陛下所以遣使行勸之本意，迎合附會，謀動兵戈，臣不暇遠引，請以目前義理事勢反覆詰之。夫欲興兵，必以黎氏爲辭，爲之討其亂賊也。爲夷狄勞師萬里之外，討其賊而定之位，非中國長策，其不可一也。不定黎氏而因以取之，是乘人危難而利其所有，五霸稍知義者不屑爲也，而謂聖明爲之乎？其不可二也。萬一勝不可必，夷人操長技毒弩，乘高截險以邀我師，如古所謂廝與之卒，一有不備而歸者，於此禍敗，孰當之乎？其不可三也。今兩廣困敝，猺

獐狝款所在屯結。官軍僅足備守。所恃以調發者狼
兵。然諸州土官及湖廣句刀手連年疲於征調。內懷
讐怨。若復驅以遠征。深入數千里之險。進有難必之
敵。退無旋反之期。狼顧兩端。莫堅鬪志。南方暑濕易
生疾疫。萬一師老財匱。獐狝款乘虛而起。安南事
未。可。必。兩。廣。破。敗。可。以。立。視。其。不。可。四。也。近日爲大
工役。府州縣但係官無礙及軍需吏農等項銀兩。盡
起發赴部。梧州軍餉亦因鹽法壅滯。課額虧損。每年
敷給諸軍。剩積無多。兵興十萬。日費千金。永樂中用

八十萬人人交。今就折半言之。亦當有四十萬人屯食兩廣。飛芻輓粟。約以二石致一石。何處措備。其不可五也。天下承平久矣。人不知兵。兵不習戰。將帥皆膏梁子弟。少經行陣。而縉紳之喜譚兵者。類皆趙括房琯之流。平居爲大言爾。蓋深於兵者。必不譚兵。其○然○亦○何○可○一○舉○量○人○撥拾古人糟粕。以譚者多妄也。欲舉大事。而使膏梁主兵。躁妄之士。得成其謀。不待兩兵相交。而不勝之機先見矣。其不可六也。此六不可者。臣特粗舉其端爾。至于天下大勢。其財用盈虛。兵馬強弱。民情休戚。

蓋有非臣職事所及、而不敢究言者。臣愚以爲安南
縱有可誅之罪、猶當重爲民命愛惜、審酌輕重、於當
用兵之中、求所可不必用者。以全民生、以養元氣。今
其久不入貢之情、只是如此。以義理事勢、反覆推之、
用兵一事、臣愚切以爲不可。伏惟 陛下聖學精深、
洞見千古、制作盛備、遠暨殊俗、舞千羽以格苗、修文
德而來遠、稍遲俄頃、理宜響應。况 皇子誕生、神人
懽悅、大慶之恩、將使天下含生之類、無不得所。若軍
旅一興、必有無辜之民、殞於鋒鏑者。恐非 陛下肆

赦初心也。臣邊吏也。遇此大征。義當擐甲執戈。躬率先所部。以死效命。乃其職分。顧不度分量。輕肆瞽言。干撓廷議。避事偷安。罪當萬死。然臣非敢愛死也。恐死而無益。是以敢冒爲。陛下陳之。伏冀陛下哀矜。曲垂裁察。非特臣一身一郡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幸。

論湖貴苗情并征勦事宜疏

湖貴苗情

爲照各賊恃險負固。頻年猖獗。流毒三省。邊方累經。奏請征勦。未能得獲。旋撫旋叛。乘利出沒。臣欽奉勅。

論初到地方以苗亦人類未忍用兵布信曉諭其

先時為風言

悔悟各苗初頗畏懼不出纔一兩月伏肆行劫初間

有叛前能許保視馬等也

只是一二十名或四五十名所虜人口尙未敢殺害

勒求取贖追捕稍急輒稱願撫近則敢於聚衆至千

百人徑入村落攻劫司治放火殺人撫諭非不諄切

各賊奸猾反因招撫之意以逞其兇又探知該省兵

力素弱錢糧艱缺倉卒出沒力不能制公肆欺侮以

示無忌防守之兵數至五千餘名月支行糧費用不

地一方守禦之難由于此

費聚之則地方廣闊照管不周分散則勢分力弱常

被衝壞又兼湖苗雖已聽撫夷情多變不無觀望之心若貴苗就誅則湖苗之撫可固苟姑息貴苗則湖苗無所畏俾久必相效爲非利害較然臣晝夜反覆思維若非會兵勦殺傾其巢穴剪其醜類則地方不得寧息臣謹遵照勅諭事理預行三省整擻人馬會計糧餉選委將領及行貴州巡撫總兵官將賊巢險易道路遠近賊徒多寡哨道分合備細畫圖貼說以憑會行分派軍馬尅期進勦另具題奏外照得舊時各省會兵以一省爲主事體不一嫌怨易生又軍需

錢糧往往責望地主不能及時應付互相責望所以鮮有成功伏惟聖明洞見此弊總督之任猥及微臣無非欲奉揚天威申明法令使事體歸一人情協同除積年根深之禍爲永遠安寧之計臣又思方今苗患貴州最急湖川二省未及切身恐利害緩急既殊人情不無向背萬一臨時各守所見進退從違微有彼此則爲上辜嚴命下携羣情其弊又將使議論相持歲月玩愒師老財匱如向日之誤事而後已此臣所爲大懼也謹將欽奉勅諭同心協力會同勦殺一

應兵糧隨宜酌處事理備列條件干瀆天聽乞勅該部叅酌若於事理無礙薄行與臣通行三省大小衙門官員并各上官遵照庶法一令信人知趨事而賊可平爲此具本謹題請旨

計開

一舊規各處用兵以副叅遊擊都司等官一員領哨布按二司官一員監之布政司官一員專督軍前糧餉俱推選平日素有才望諳曉夷情地利者其分領小哨分管糧餉等項府衛以下官俱布按二司掌印

官會推詳定聽用。今三省會兵地方廣遠，除貴州外

其成地，方官其事，道爲易。

湖川二省，合無於附近貴州道分推委。該道缺人，方

委別道其領兵官先儘。該省如該省缺人，卽推委隣

省務要熟知夷情地利者。軍前糧餉軍需器械之類

該省各支錢糧，隨軍措辦自供。其軍俱限八月終齊

備。湖廣於辰州府，四川於彭水縣，貴州於鎮筸等處

等候尅期。若故意延緩失誤軍機，聽臣叅究處治。則

事預易立，不致臨期倉忙矣。

一湖貴節年用兵，俱調土兵，各該土官挾賊爲利，邀

皇明經世編

張澤峯集

湖廣前情

十

平露堂

索無厭曲意從之愈加放肆且如軍兵行糧每月例

得下馬用故也

只四斗五升兩廣土兵只支三斗惟湖廣土兵於四
斗五升之外又多索一倍每斗折銀五分該銀二錢
五分若兵一萬每月該銀二千五百兩湖廣上年調
土兵三萬六千名每月該銀九千兩自進山至散兵
共十五個月共該銀一十三萬五千兩是於行糧每
名四斗五升之外又無故多費此一十三萬五千兩
以與土官也湖廣如此推之川貴可知土官高坐營
中計日得銀只願賊在豈肯滅賊臣到地方卽追究

此美寇之計也

卷之一

力軍得平然有事不

三

其所以冒破錢糧，縱賊不殺之故，示以國法，亦頗悚懼。合無今後行糧，照例只與四斗五升，其加取一倍者，通行革去。候獲功日，以爲賞賚之資。功多從厚，則土官利在殺賊，不敢不用命矣。

更得操辦之宜

一節年調土兵以勦賊，而土官卽私募苗賊以充兵數，所支行糧分給各賊。且如賊首龍老課，原係奏內有名惡賊，上年平茶長官司楊和招其黨五十名以爲兵，以龍老課而征龍老課，欺弊至此。近聞臣至乃縱回，又騷合別賊爲惡。若復調兵，則又招去抵數如

招其黨五十名以爲兵，以龍老課而征龍老課，欺弊至此。近聞臣至乃

此賊豈有可盡之期。土官之中。亦有素修行止者。如永順宣慰彭明輔之類。其餘多頑悞無能。其狡猾者。不過一二人。若楊和。其最也。合無容臣將善者量行獎勵。若平時跋扈有名通賊貽患。舉其尤甚者處治。一二則土官知畏。令行於土官而賊不平者未之有也。

一會兵之要。所據者哨道。所信者尅期。哨道旣分。約會如期。若一哨愆期不至。則全軍爲之撓敗。今三省之兵。各從其邊界入哨。尅期于千里之外。欲如期而

至其責全在領軍與監軍等官。合無指揮以下。違期者聽臣遵照勅諭事理。以軍法處治。三司等官三日不至。行令聽叅。依律問罪。別委官代之。使逗遛之弊革。而軍政可肅也。

一節年各處用兵。紀驗功次。多係巡按御史帶管。今兵端雖爲貴州。而動三省會合。各効其功。若只行一省。巡按紀功。存削之際。稍有輕重。必致煩言。合無各省所獲功次。除報臣軍門給賞外。一面類報該省撫按官。巡按御史。駐劄於附近去處。紀驗功次。稽察軍

前姦弊事完將功次各自覈實奏報其軍前費用過錢糧管糧官亦造報該省撫按官委官查刷庶姦弊無所容而人知警矣

極陳地方苗患并論征勦撫守利害疏 苗患

題爲地方苗情事照得貴州數年以來財力困竭盜賊縱橫人情畏怯上下相蒙以賊爲諱其初出劫勢不甚大則以爲常事而不必報此地方官應詳報苗事如此至殺虜已多勢不可揜不道苗風出人也則預憂參究而不敢盡報及賊滿其所欲係纍載道時有漏脫尾獲而歸則以截殺奪回聳報地方積

弊。其來已久。臣入境之初。據各衙門呈報文書。皆以盜賊歛戢。地方無事爲言。惟雲貴各處公差人員。經臣衙門。往往稟求護送。再四采訪。乃知前賊原未戢歛。不但銅平一處爲然。處處聞風肆出。雲貴官道。幾不敢行。事勢已極。理宜處置。已將猖獗緣由。及用兵條款。開具奏請。仍行該省守巡撫苗等官。查勘節次劫掠事情。據各陸續稟報前來。中間尚有匿而不報。報而不實。及去年攻打省溪長官司衙門。衝陷營堡。虜去指揮張韶等。已經叅奏追取。未肯釋放。法度日

弛民生可哀。任事之臣，豈能無責。叅照鎮守貴州總兵官白汝分守撫苗右叅議楊儒分巡僉事范愛守備以都指揮體統行事胡寧俱有地方之責難逃玩寇之罪相應處治以警偷惰。但念其兵糧困乏力有所制况月下添兵稍多糧運不乏地方防備急在用人其白汝楊儒范愛係原奉欽依帶罪殺賊人數其守備指揮胡寧庸陋貪汙見以賊敗雖非失事亦該罷黜庶軍政少申偷惰知警。臣又照得前賊驕恣不容不征臣前次所奏大略已具。但恐議者猶以山箐

深險。賊勢勁悍。難於收功。爲疑。其稱爲制馭良策者。不過曰撫曰守。及割地以與土官。使自爲守。三策而已。此皆似是而實未中事機。何也。嘉靖二十四年春。賊勢猖獗。左布政使石簡。親詣銅仁招撫。旣給以魚鹽。又犒以花紅牛酒。又以防守地方爲名。計口而給糧。巨魁龍許保給以官帶。又選幼苗一名充生員。賊所需索。無不應付。如奉驕子。懼失其意。可謂委曲之極。而糧纔入手。復出劫虜。未及一年。勢愈驕蹇。至於今日。動言得糧。而後聽招。此以姑息爲無益。而反

此亦異序

釀患之明驗也。嘉靖二十七年，掣兵之後，調漢土軍兵五千五百九十名以守銅仁府城。又調酉陽宣撫司土兵一千名防守地名小橋，平茶長官司土兵一千名防守地名毛口。皆賊出沒要路。又招凱里司土兵等龍必昇兵一千名住耕防守地架地方。皆賊出入要路。甫經一月，小橋毛口孤陷，賊巢道路險遠，糧運不給。土兵檀自掣散。龍必昇兵亦爲賊所衝潰。歸府城。府城軍兵日久乏食，逃亡數多。并龍必昇兵僅存四千五百四十員名。夫兵多則苦於乏糧，兵少又

○守○情○事○詳○切○

不足分布控扼賊路則賊所必攻聚於府城則緩急
難應此以支吾爲守無益而徒耗費之明驗也至於
給地土官使自爲守之說爲不可者蓋湖貴苗蠻與
兩廣猺獞不同兩廣如古田府江羅旁諸賊皆散漫
無統故或欲立土官以管攝之臣往提督兩廣親詢
各土官無敢應承者以其難也若夫湖廣諸苗見有
該管土官寨落分明○安○知○非○即○本○管○土○官○當其糾合爲惡若不知有該管
土官及或勢窘就招非用該管土官招之不信蓋其
相攝服數百十年雖禽獸暴戾其本原之念亦有不

盡泯者。若舍其舊管而使之服屬他人。非惟各苗未
小肯甘心。亦恐原管土官陰相煽動。激成禍變。今鎮守
就撫諸苗。已服其土官管束。惟貴州銅平尚爾驕恣。
計二司之苗。名數不多。若分兵深入。傾其巢穴。誅其
魁渠。其餘黨必震慄。願招迨其求招。然後分遣原管
土官。就往撫之。使之樹恩。其土民原不從賊。而爲賊
所攻。流散他處。俱招回復業。蠲逋負。省苛征。使依土
官。居住以厚其勢。循習既久。則諸苗皆可化爲良也。
顧處之何如爾。故臣愚見以爲決須用兵征勦。然後

撫可定。守可固。分背經理。方得就緒。故敢拳拳以用
兵爲言。若畏避勞煩。隨衆苟安。給食以撫。添兵以守。
豈無歲月之安。終非長久之計。於臣私計便矣。其如
地方生靈何哉。臣所不敢而亦有所不忍也。伏惟特
賜允行。三省地方不勝幸甚。

乞立存活被虜人口賞格疏

苗患

題爲援例乞恩救活被苗虜執人口以廣德意事。臣
到湖廣地方。節據貴州布按二司守巡新鎮思仁二
道撫苗兵備叅議等官楊儒等呈報。各苗寨節經奏

內有名賊首龍許保吳黑苗等潛伏林菁伺人不意
出沒劫掠軍民財畜殺人放火虜去男婦非止一次
等因到臣又據該道呈稱人口歸寨勒索老銀取贖
及將虜去男婦割髮賣與各該土官去訖臣訪得苗
賊節年爲害虜去人口在寨不止數百勒銀取贖因
而賣與各土官輕價收買羈留各寨候調征之時割
取首級轉作功次軍法記首功其贖盾至千此故蓋從來用兵惟計首功其被虜人
口送官者量行給賞不如首功之厚故各土官利在
要功覓賞使被虜殘命於劫掠焚蕩之餘復遭屠戮

與苗蠻枯骨同一醃焙梟挂慘毒之恨感傷和氣誠

聖治之所不忍也臣節行曉諭禁約及將奪回被虜

人口分別男婦老幼等第立爲賞格比首級略加優

招撫內地流民亦當用此法

厚其土官亦許有能送出人口全活數多者具奏陞

賞欲使知其所利重於首級則不必於斬取以邀功

誠使殘民垂死之命得以生全男女長幼相折補每

口用銀大約三兩則銀一千兩可活三百餘口所費

者少所活者多但軍功論首級其來已久一旦欲以

所全人口計功論賞恐各土官驟聞未敢以爲必行

之令。或疑不信。乞勅兵部再議。明立賞格。示之大信。將舊例土官部下獲功一百顆。該陞散官一級。二百顆。陞二級。三百顆。陞三級。其不及前數而能送出被虜人口數多。男子十六歲以上至六十歲。一口准一功。老弱婦女二口准一功。容臣覈實具奏。與首級一體通算。量加陞賞。如此則各土官知聖明有此殊典。無不樂從。不但目下被虜人口蒙生全之福。累年爲賊所執。拘留在巢。虐使者亦將送出。以爲功所全活。將不可勝計。除患恤民。莫此爲切。

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九十四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華亭

宋徵璧尚木 何 剛愨人

選輯

宋存標子建參閱

張淨峯文集

書

張 岳

與福建按院何古林 閩寇

漳寇久知其必有此，寒舍聚族海濱，力不能遷，因循以待禍，此幾事不敏之過也。然聞此寇自五月卽排

徊於莆惠之間。若水寨把截嚴謹。地方候望分明。軍
衛有司。略出百十人。耀虛聲爲居人倚重。其禍尚可
不至此。且聞寇非有部伍行隊也。三三五五。星散搶
擄。舍舟楫之長技。登陸走數十里。無敢禦者。蓋承平
久矣。然蠱極必傷。豈可謂其飄忽往來。付之無可奈
何。遂已。愚意謂此寇腴於劫掠之味。未必肯散。且人
多跡露。勢亦未能遽散。踪跡可尋。大約惟嚴號令。信
賞罰。懸水寨舟師。依舊法會哨截捕。此外調福清四
灣。莆禧。吉了。釣船。晉江。石湖。漳州。玄鐘。船數百艘。給

略者許以功贖罪若家資素厚罪犯頗深不至死者
許其出私財募人報效要擒人船若干方與申明保
奏此蓋數年前亦有用之得效者惟恐奸巧之徒欲
緣此爲脫罪註則又未必有益徒增一番人情面分
使紀綱敗壞爲不可爾分布既定刻以日期令其出
海又遣精當有司佐貳督趨民兵與沿海衛所守城
巡捕瞭哨等軍兵相兼截把海口斷其薪水之路且
稽察各船會哨先後緩急令五日一報賊在海旣逼
於舟師欲登岸又阻於各灣劫掠無得薪水路窮勢

自衰散可擒。往者既不可追矣。將來之患。尚未知所屆。切望留念。

與督府錢桐江議勸交朝使進止

安南

安南之事。調開朝使至梧州。成命成算。非遠方下吏所敢輕議。近傳聞黎氏差人赴京告難。且求討賊。朝議以奏辭不類外國文字。暫止其使。若果有此事。其勢又必行勸。甚愚以爲朝使可留梧州。或止南寧。且毋前進。以須後命。蓋向之遣使。正爲不知黎氏的實根因。故欲勘其所以不貢之故。今黎氏既來告難。則

金平 黎氏 恐有辱

遺裔尚存特阻於通臣遠竄海外道梗不通其不貢之故不勘自明若使者往彼必自憑祥縣入至丘溫縣諒山府皆莫登庸地也安肯以黎氏要領告我既不得其要領萬里遣使徒受莫登庸欺誑之詞以歸猶之不遣也若不受欺必別尋事端以根究黎氏所在往復酬答中間必有齟齬難處者是二者皆不可某嘗反覆思之使者此行其關係國體甚大此事情狀既明顧吾何如爾吾力能處則處之一時未能處則且置之於吾體而初亦無損固不在使者之勘不

勘也。某愚以爲可暫留使者。且母前進。欲望軍門。會
兩省巡按具奏。乞下兵部。將黎氏齋木陪臣差的當
人員護押來兩廣。選委曉事官員。并訪各邊熟知彼
國事情之人。就近體勘真僞。如果黎氏所遣。要見其
國王。見係何人。在何處。見管若干地方。并將莫登庸
陳昇僭叛緣由。併勘明白。另行奏聞。區處若別無負
固方命。只是逼於內難。不能入貢。宜諭以討賊興復
之義。勉令自強。待事寧來貢。其前項遣使成命。所當
收回。使者似不必往。事理甚明。地方重事。寧遲毋速。

某待罪邊郡，寢食不寧，惓惓之意，無非欲持重審慮，俾出萬全，爲地方莫大之幸，伏冀詳處。

答林次厓欽州

安南

孝人至黃邦相等事，深領指教，幸甚幸甚，此事自嘉

林次厓 銳意 敬復 交南 觀 其 奏 草

靖三四年以來，聞彼國君臣乖亂，其故王支屬有遁

書 札 似 確 有 成 并 皆 淨 峯 意 主 特 重 忌 民 故 派 諭

居近我龍州境界者，因以虛利誘我邊民，愚民嗜利

注 來 不 合 要 之 二 公 皆 非 常 才 也

喜亂，易欺以動，翕然赴之，竟不能入其尺寸，而欽忠

上思三州之人，累歲蒙騷擾之害，前年韋緣廣從欽

州那蘇隘入交，交人拒追直至隘外，居民死其鋒刃

者三四十人。有王七者一家四口俱死。其餘爲交人所覆敗而死者不可勝計。夫國家所以威馭四夷。與吾輩所以保境息民者。自有常道。二者既皆失之。乃曲徇愚民。草竊寇攘之智。而欲籠絡左右。以異他日。萬一之微幸。則嚮之諸公。固有誤爲此說於前矣。其流禍至今未已。在今日又安可不深懲痛絕。而必效之。且彼固吾冠帶之國也。內有乖亂。不奔號請命於我。而出於盜賊之計。欲誘我邊民而用之。吾邊民不遵官府約束。爲夷人所誘。而欲爲之用。此於法皆

必誅無赦其署置劫掠之罪且不論也永樂間以文祖之神武太師定興王之勇略交人再叛再克而卒不能定至宣德初又叛則師老財匱極矣文敏諸老追惟仁廟遺意以不治之法治之然後湖湘江廣之民始得免於餽餼披執之苦其休養生息以至今日皆數公之力也安可以失策追咎之甚始至竊見戶口消耗田野荒蕪財賦虧折如久病之人生氣僅屬蓋休養之久事力猶未完復如此不能不爲之凜然悼心而臥州又爲此輩無故開此弊端貼浪永

樂新立數鄉之民。騷動失業者三四年矣。若不爲盜則流竄。與爲盜招以擾我爾。夫坐視吾民之必爲盜與流竄。與爲盜招。而曲徇愚民草竊寇攘之智。籠絡左右。以與徼幸於他日。某之力不能辦此。而於心亦有所不忍也。是故盡吾所以保境息民者而已。抑又聞之。天下之事。蓋有是非明白。而中間利害復參半者。達識之士。亦有權利害輕重而爲之。以濟一時。然儒者不譚也。若此事之必不可爲。與爲之必有害而無利。較然甚明。正當痛懲深絕。使山峒愚民。皆知假

託徼幸之必誅。帖然相安田畝。以聽官府之約束。是則所謂以生道殺之而非得已也。吾兄曰。且必無誅以維姦雄之心。而俟機會。此是非利害兩可之言。願兄無易其出。愚民傳聞。恐將有借復交之名。以飾其草竊寇攘之姦。肆然又號於衆曰。某衙門許我矣。此州疲民生計如斷梗浮萍。寧堪幾番騷動邪。設使交人果有可乘之釁。正名興師。而有豪傑之材。爲之任事。亦何患于無兵。似不假此草竊寇攘爲之羽翼也。馬伏波狄武襄之事。可見矣。今事未有形兆。而坐設

虛譚疑人聽聞不但非和衆安民之道所先亦恐有謀人之心而使人疑之古之略曉兵事者其策亦不若是左也。

論征交利害與廟堂諸公

安南

安南之事治獲邸報遠近驚駭恐不免於用兵及巡撫衙門行下劄付備見首尾則彼中事情廟堂皆已盡知其所遣行勘乃是持重未遽用兵而示以開誠撫納之意廟謨成算有非遠方下吏所能測識者據邊民傳報正德八年黎嗣襲封四年無子以兄子

諱爲子、正德十一年四月初六日、逆臣陳暘及其子
昇作亂、黎調遇害、陳暘篡立、十三日國人擁諱立之
陳暘奔據其國諒山府、諱立七年、爲逆臣莫登庸所
逼、出居其國升華府、登庸又立諱幼弟愆而相之、卒
又弑愆自立、分爲三、黎氏在南、莫氏居中、陳氏在西
北、然查訪陳氏已無消息、其諒山府亦爲登庸所有、
黎氏所居、卽古日南地、在交趾極南、與占城爲界、隔
限大海、登庸不能踰海而南、黎氏亦不能逾海以北、
故能相持兩存數年前、登庸又以交州付其子莫福

海而自營海東府地名齋都居之凡諸峒巢爭戰皆
登庸自領衆以行蓋安南諸府惟海東一府負海地
勢最大卽通典所謂玉山郡也此賊負篡逆之罪常
練兵習戰以謀黎氏而陰備我亦令人揚言於邊欲
求入貢邊人以非故王也弗敢以聞若興師致討則

登庸當爲誅首然萬里興師爲遠夷討賊古無此法
不誅其篡逆而以職貢不入責之則欲貢乃其本心
也無待於兵故某愚見以爲彼內自乖亂未嘗有所
侵犯於我可且置之待其亂定乃貢於事體亦未有

損若必用兵。其勝敗利鈍。非某所敢知也。宣德初之事。可鑒矣。非但宣德初也。馬伏波以戰士二萬餘人。平定交趾。比振旅。經瘴疫。死者十四。然伏波乃不得已之師。其時交趾刺史及諸州太守。尚有能城守者。○古○復○交○之○難○的○然○見○難○故伏波因得以撲滅之。易非若今時。戛然久爲殊域也。自古兵強莫過於元世祖。時四路進兵。以取安南。一由憑祥。一由雲南。一由占城。又以舟師載糧餉。由海道。皇子鎮南王脫歡親監督之。雖嘗再入僞都。卒不能守。其猛將如李恒、唆都皆戰死。脫歡幾不能免。

考於史可見也。某切謂莫賊起自列校，能篡其主而有之。舉國上下莫敢喘息，必其天資凶譎，號令嚴明。

有足讐服人者，非出萬全，豈可輕動。近欽州知州林

然林欽州亦

希元在彼專講取交之策，又且言之於朝，而身任之。

希元在彼專講取交之策

其蔽於功名而不達事機如此，恐其掇拾故事，裝綴成章，讀者或信其文辭而未深考其實，至誤國家大計，故敢縷瑣上瀆聖聽而私布如右，伏冀裁處。

與巡按兩司論交事

安南

議者謂賊中乖亂，國土三分，乘其亂而取之，可不勞

力而定，此則甚謬。嘉靖初，黎調被弑，賊以兵破逐陳
萬父子，擁立諱已，而君臣漸不相能。黎諱出奔，又假
立黎應而相之，當其時，國人未附。若以吾中國之威
命，猛將提兵數萬，臨賊疆，以有內自送款者，用兵或
不甚勞。今則陳氏威黎，應弑黎，寧以亡國遊魂，假息
海裔，賊父子相繼，竊有其國，不啻十之七八。地廣兵
衆，羣下用命，又臬健多智，數有子十六七人，以交州
居長子，而自營都齊居之，繕治兵甲，以伺四方之變。
餘子勝冠以上者，各令將一軍，分據要郡，男子婚嫁。

皆與其豪酋相結。去冬頗聞吾消息，購鐵勒木，鑿險塞爲重柵而守之。又教練水戰，造巨艦募人，鑄佛郎機鏡，海汊通舟處皆樹木槌水中，令舟不得入。賊之防慮其預且密如此，而吾又聲其篡弑之罪討之。非至勢窮力屈，安肯束手以受誅夷。去冬以來，吾之聚議於廟堂之上者幾旬月矣。至今日而調兵給食

尚未定畫。永樂中王師九月至龍州，其年四月已遣

兵事不預籌則失机此言嘉靖用兵與永樂不同

大理陳卿至廣西計處兵食，皆以九月集于南寧。將

也

帥至卽統以行其調集土兵，不過三萬，將帥非侯伯

則都督勢重謀預。又經靖難百戰之餘。以馭素教之兵。猶用八十萬也。將八十萬如將一人。安得不克。昨見兵部所下劄。其調兵皆待總制參贊。至日處置。今總制參贊尚遠。就使盡此八月至兩廣。發符調兵。福建湖廣。往還之間。非三四月不集。又半月乃臨賊疆。則冬春之交矣。春雨將降。霧濛浮濺。以數十萬衆。凌險阻。渡溪谷。衝犯瘴毒。與負險必死之寇爭勝負。或者有能巧妙。則非某所知。但以書生識量。繩之。誠不可不過爲之慮。某又竊伏思念。國家以高爵厚祿。

言以圖進取方略。數道分攻。水陸並進。老生常言。要亦無以逾此。然以永樂事勢較論。今日其難易利鈍。亦非某所能逆覩也。謹將賊中地勢參詢人言畫成圖子一幅。中間傳聞料想未能盡合。然大略亦麓可觀。伏乞炤亮施行。

上秦督府論防備交夷

交趾

某於初八日至欽州。據峒長黃浩報。莫賊先接廉州衛公文。復接欽州公文。今回衛文書先至永安州。以回州文書未到。故在彼候齊。此賊狡猾百出。防我之

計慮極密，常遣小船在外海以捕魚爲名，打探海中船隻。今次雖來投文，聞得亦有許多船隻，其實防我。又傳說莫賊密地自來策應，其調船發軍防禦之事，正與茂貞商量。我百事未集，只宜震之以聲而不示之以形。如操練儲積調發等事，俱先以大聲勢揚出，使賊聞吾用兵，而莫測所以用兵。多方爲備，而莫知所以備吾，乃得以靜制動之道，而賊疲於奔命矣。若於沿海等處，示以實形，兵船之數不多，形露情得，反使莫賊得窺見吾虛實，萬一兩下以形勢相恐喝，或

淨峯意欲以虛聲致登庸故不欲示之以

形恐形見而勢屈難于收拾也

至交手。後當如何。此間山川形勢險要利害。某俱親
身歷過。非徒憑紙上陳言。及聽人傳說。如調者戰船
只當灣大洗港。此港深澳。可以藏舟。其外卽烏雷山。
直亘海中。安南人素聞其名。前代但以水軍入交者。
皆由此發船。欽州戰船。舊規停泊在此。登山一望。西
至永安州地方。東至合浦縣冠頭嶺。皆可見。若天氣
清朗。則海東府山形亦隱隱可辨。而欽州海汊。若鳳
凰方家烟通等處。反在裏港。蓋烏雷山直亘海中。如
人伸臂用拳廉欽諸海汊。皆在肘腋之下。今指揮范

鎧已領軍七十五名在烏雷山背五里劄營。日輪二
十五名在山頂瞭望廣雷二處。戰船灣在大沈港者。
日輪快馬船海中往來巡緝。若望見一船數十里外。
遠○遠○而○來○則○山○上○響○砲○張○旗○諸○舟○聯○引○而○出○賊○敢○忘○
外○慮○而○入○裏○港○哉○決○不○然○也○。茂貞欲調東莞船數隻
在防城往來防守。某與商量以爲不可。蓋防城水發
源欽州永樂諸鄉。流至石龜頭入海。石龜頭之南爲
永樂州。白虎尼諸山。兩山之間爲海口。凡防城等處
水自北而南。永安萬松嶺等處水自西而東者。皆會

此入海自海口乘潮入防城一日程而永安州卽在海口略靠裏其地名赤沙尾者乃海濱夷船往來處若引舟由石龜頭入防城必經過赤沙尾萬一夷船疑我爲有事永安或來衝突豈不至于費手茂貞頗以爲然防城且命營軍看守若大舉事成別處亦無難也高叅將宜駐廉州且借其名號養其威重以懼賊其他曲折正惟某處之爾交人文書到日另稟伏乞裁炤

上蔡督府議處安南納款

安南納款

安南表本，昨在孫僉事處，見陸布政議稿甚詳悉，愚見頗有不同者，并以呈請裁示，蓋莫賊弑君篡國，有覆載不容之罪，此非辨說之所能釋。上聰明神武，

方叙彝倫，以懼亂賊，案輿圖以臨萬國，若言黎氏查無下落，暫與莫氏管束，及言炎瘴難居，不可爲郡縣等語，恐皆不足以上煩聖聰，而紓南顧之懷也。洪武中朝鮮李仁桂連弑王氏三王，叩邊求貢，高皇帝始惡其篡弑絕之，後又因邊臣以請，高皇帝曰：彼夷狄也，姑令自爲聲教，下詔許之，而李氏世効職貢。

以至今日，李仁桂亂賊也。朝鮮箕子之所封也。若牽於文儒之義，則當正九伐之法，以復秦漢之故疆矣。

然高皇帝只斷以一言曰：聽其自爲聲教，吾特取

其效職，貢不敢侵叛而已。可謂破拘滯之見，獨觀昭

折服人

推引聖祖故事可以

曠之原，一言而天下定者也。夫欲勞十萬之師，甘心快意於無用之地，攻之未必可得，得之未必可守，守之未必可久，而以黎氏爲醜，則是勞民動衆，深入夷地，以援立莫知所在，難必真僞之嬰兒。古無是理也。而議者猶復疑黎正莫逆云云，胡不引高皇帝聖

語以斷之也。愚以莫賊信有不容誅之罪矣。今朝議
既重爲生靈愛惜，寬而未誅，此賊震懾兵威，叩關待
罪，可因請罪之誠，聽其自爲聲教，以管束所有之土
地人民，如洪武中之待朝鮮李氏，且許之暫管，而不
與以真封，如宣德初之待黎氏，其黎寧之強弱存亡，
不必深究也。蓋所以待之甚輕，所以責之者不求備。
是謂以夷狄待夷狄，而中國禮義綱常之訓固昭如
也。唐太宗之時，蓋蘇文弒君，太宗爲之興遼左之師，
其後師久無功。天下後世不病太宗之失賊而譏其

爲黷武則今安南事之是非利害鑒於太宗可見矣
似此頗爲直截脫灑無許多委曲遷就難行之意不
知可用此意轉聞於上否。

與唐漁石本兵

東粵賊情

封川地方賊情向因具奏已附報大略夏熱當耕作
之時土兵徵召在數千里之外近方畢集而賊中圍
困日久饑乏內相抱怨首惡六人已許擒其五餘黨
雖猶拒險摧以土兵想無不靡也近廣右有言古田
當首誅者其說亦是但其地方廣闊醜類衆多且先

據險要，非合全廣之力，不足以克之。恐悉兵以往，萬一別處復有嘯聚，如近日封川賀縣者，動三二千徒。本地哨兵不足防禦，必須於大哨中分兵策應。兵分則勢弱，不惟進不能得志於古田，退亦恐損威於策應之賊也。故不肖愚策，先將各處嘯聚爲害尤急者治之。前人所爲，患易以解，除不宜急之使，之自爲當接。其餘當招則招，當守則守，無轉顧之憂。

然後合兵以攻古田，力專勢重，庶幾可以成功。目下封川與馬平五都先後進兵，俟了封川，又抽其精銳，益以新調，以勦賀縣。若仗廟堂威靈，此三處趨今

年内得以就緒。付地方守巡官收拾結裹。明年力或可爲。古田亦不可緩。諸葛孔明譏劉繇王朗。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孫策坐大。并有江東。今廣西地方大半爲盜區。此亦不肖并日而馳之時也。但一歲而三處用兵。恐驟聞不能無惑。故敢陳其所以。馬平五都。地期不日。齎奏請教。伏冀俯賜裁炤。

與夏桂洲

東粵賊情

某守土無狀。致動兵革。去冬具柳州馬平用兵事。繇煩瀆朝聽。近者恭承廟算。各險塞悉摧破。其勞其費。

皆有不容已者。蓋此賊盤據柳慶之交，梗其水陸二路。自國初以來，凡四用兵。沿江一帶，雖會掃除，而險巢未破。至壬寅夏，殺官軍之後，勢遂桀張。慶遠一郡幾爲絕域。前提督秦尚書題奉欽依勦捕，近巡按御史復有言，而二郡有司百姓日以劫害事情來告，欲止不能。其幸而克之者，亦無他術。前此賊所以得延殘喘者，由我進兵太遲，散兵太蚤，又徵兵太雜，且遠蓋以十月後進兵，賊以收穫上寨，不久涉春，雨水淋漓而遠調之兵思歸農種，無復鬪志。兵倦糧竭，勢不

得不解散也。某向備數廣西提學，深知其弊，故去歲以九月進兵，收其禾稼以充軍食，又以魚窠等險寨責之南丹、東蘭、那地三洲兵，精路近得以更番圍困。故自去秋九月至今春四月，我兵尚有餘食，賊勢日蹙，而更番之力亦有餘，偶值機會而遂克之。爾賊所據地綿亘百十里，與柳城、融縣各巢相倚爲惡。又擇其惡之尤者分兵追勦，所謂上油峒、則柳城蠻也。所謂古龍、古郎、鷺頸三峒，則融縣蠻也。誅此數惡魁，因以震怖其餘，廣右緝獲不可勝誅，終歸於撫，然必威

震而後惠流而撫可固。其大槩如此。本不足深言。以
用兵大事。亦欲公察其不容已者。而非佳兵也。某疎
拙無能。但得地方略靖。上以仰稱任使。而不負此行
之意。於平生不啻幸足。豈敢復有希冀。此某區區本
心。亦望公俯察及此爾。

荅湖廣巡按王思質

撫勦機宜

使至承翰教。腆賜深感存念。所論湖貴事情。俱得肯
綮。其中有不同者。蓋湖廣往年用兵。雖未得利。苗頗
有所折傷。亦願休息。而湖廣新舊戍兵。多有萬二千

人分布防守。每歲支費幾及五萬。兵多食足。又乘苗折傷之餘。故撫之易也。然鄙意尚以爲非可久之法。貴州自用兵五六年以來。只有敗衄。賊氣愈驕。萬治齊去後。彼中擾患不已。一方面官親往撫。出六百餘人計口而給之糧。又以冠帶寵其渠魁。所謂俯順者可謂至矣。而糧不可繼。則又反。以至今日。挾撫以邀糧。貴州去年罷兵。議戍兵萬餘。後以糧不足。減至五千。近存者三千四百。掣衿肘見。兼又乏糧以供軍。而况可以供賊乎。若又添兵防守。數必多於湖廣。計兩

年之費足以用兵事勢至此皆爲有害而無利不得已擇其利多害小者爲之猶勝於玩愒不爲也賊自去臆以來至今年四月初間出劫四十餘次波中俱隱諱不以相告只欲因循招撫挨過日子畢竟難挨遂至攻打衙門劫虜印信勢必威之以兵非區區姑息之術所能縻也數年來或撫或勦求一日之安尚不可得苟得數載亦何嫌一時之名而不任此只恐未能爾

荅前吏部李鵝野

苗患

人至承教翰。委曲諄至。信所謂愛深而言切。慮遠而說諄者。入楚以來。談苗事多矣。未有能爲是言者。不肖開豁多矣。此數殘苗。勞費疲弊六七年。無如之何。非苗難也。人自難之耳。地方不甚廣。人數不甚多。羣聚出劫。如犬豕爭食。非有材勇計謀之可防。而謂之難。只言其竹箐深密。爾其言淺陋。殊不足信。而或有言其說者。大抵所見不同。私意又從而激之。不爲生靈謀。而爲賊謀。真所謂衣冠之苗也。昨初三日。兵已出山。聞賊遁入老山。立寨拒守。山林之賊。惟患散逸。

不患固守○精○者○不○能○為○此○事蓋幸其保守以待我。又田曾叔姪皆斃。師

行無肘腋之慮。永保無內顧之憂。一意深入求賊所

在。計不至疎脫也。貴州安氏兵亦至。安萬銓親領。志

欲雪恥。其兵數比征調外加多。氣勢甚可觀。將來可

望成功。前年地方官浪奏湖廣聽撫。特為一時免責。

爾不劫湖廣而劫貴州。非叛而何。蜡爾山下數村。乘

此時亦為斷決之。大抵好逸惡勞。人之常情。不肖行

年六十。衰病日侵。豈不知養交隨時可以取悅上下。

顧以職事所在。義無所避。區區此心。惟上不負君上。

下無覲顏於士民而已，他所不暇顧也。

荅楊僉憲 苗情

承示苗情，深得肯綮。近親至此，乃知向所聞者，多非事實。貴州苗地，縱橫不過百五十里，苗不及一千，而敢旅拒官軍，荼毒齊民，數年無如之何者，所謂奸民投住土官，交通盡之矣。有奸民爲之耳目，故出則必○苗○法○則○苗○自○不○敢○爲○賊○有所獲，又有土官爲之窠容，故敗則必有所歸。又屢年土官讐殺，陰借其力。凡平昔土官所以制苗之伎，彼皆有之，而以反制土官，故其氣益健。而吾以三省

不齊之人心。持繫年不決之議論。或守或撫。糜費無涯。賊未破而當事者先告疲矣。此所以難也。今幸賴朝廷威福。諸部用命。深入林箐。昔日兵所不到之處。搜扒皆及。貴州幾於空巢。目下所要者在善後。要無以過於禁奸。民責土官之兩言者。昨行去招撫殘黨文書。亦卽此意也。惟湖廣蜡爾山下數村。原擬必誅。以方有事貴州。力未之及。昨又來衝貴州二小營。呼云吾來求撫。非敢害官軍也。已令湖川會兵勦之。春深非用兵之時。大率歸於撫耳。人還謹此奉復。

皇明經世編

張淨峯集

苗橋

三

平露堂

卷之二
三六

贈守朴趙公巡撫延綏序

延綏巡撫

嘉靖己亥夏五月、巡撫延綏都御史缺、上命延推
中外臣工、有文武材畧堪屬是選者、疏名、上請、僉
謂莫宜吾浙江按察使守朴趙公、乃以名聞、上報
可、璽書卽浙江命公、公爲諸生時、卽有經略四方之
志、旣登進士第、踐歷兩京郎署、其爲郎中於職方比
久、於邊徼走集阨塞將帥材不材、其戍強弱饋饟近
遠、靡乏、如身出入其地、目視手畫、聽其議論、於利害
較然不爽也、古人有言、大丈夫不爲宰相、坐廟堂、佐

天子進退百官，則當爲將帥。管兵萬里之外，壯哉公
茲行也。公嘗爲余言：國家因秦漢故塞，並河山起
立亭障，通斥堠，延亘萬餘里，尤擇最要害者，設鎮開
闢萃精兵良甲以實之。所以折伏控禦之策甚備。異
時河西山後，遼左諸鎮兵，嘗其利害，不啻毫髮小。然
輒相挺以變。惟茲延綏孤軍赤立，無崇山複谷爲之
藩蔽，虜至輒收保堅壁以守，乘便利出戰，戰比有功。
飛輓歲屢不繼，并日以食，而終無怨言。蓋以天性嚮
義，習尚專一，與他鎮不同。故百十年無燬軍，亾將之

禍夫力能爲不靜者。力至莫可若何。乃姑與之俱安矣。幸其未至於是者。又不求所以輯而振之。此邊境安危倚伏之變。未能豫知其所終也。余亦謂方今以四方全盛之勢。而臨制邊陲。兵不患不精。將不患不勇。所患者制帥未必得人。則統馭之宜。或有未盡焉。此數言深得軍之要爾兵之命在食。其節度在紀綱。其趨向在賞罰。三者

一有不至。饑則怨。飽則驕。甚焉則北周締交。以反持其上。上下乖隔。而精兵勇將。適以資亂人。而爲厲階。其所由來漸矣。故制帥在得人也。公有文武材畧。練

曉邊事而延綏一軍。又素嚮義易使。如良子弟得賢父兄。幹蠱禦侮。寧足云云。余又聞延綏治榆林。蓋古榆關。北距大河不遠。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在大河之外。或曰卽東勝洲故址也。唐倚河爲關而築城以固河。故虜人不敢飲馬焉。今夫河與虜共之。秋高水合。引弓長驅。不數畧卽至近郊。而邊方爲之騷騷矣。公治戎之暇。試跡其興廢而考求之。亦備邊一策也。公將行。浙藩臬諸公命贈言於余。故述其所嘗請於公者。以求益焉爾。

呈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九十五

徐孚遠聞公 陳子龍臥子

華亭

選輯

宋徵璧尙木 吳培昌坦公

卽墨黃 基叅閱

張水南集

疏

張 袞

題爲酌處時宜以期修馬政疏

馬政

水南以庶常授御史尋改編修此疏御史時所上

臣聞馬者兵之資也兵者民之衛也周官月令之法

魯人在駟之篇我 祖宗設立種馬之深意其繫于

備用者、豈細故哉、卽今民困于馬、非馬之能困人也、患在害馬者之弗蠲也、孳牧之壞、其有由矣、臣竇凡愚、謬膺勅命、晨夜殫思、上憂國計、下憫民窮、凡所弛張、未能補救、蓋害馬去而後利可言、興考牧、蕃而後國能爲富、謹條五事、伏望勅下兵部詳議可否、采賜施行、

計開

一曰興孳牧、始國家設立種馬、孳牧民間、免其丁地糧差、欲其生駒備用、近年以來、廢弛日甚、民困于馬、

莫知所逃。生駒則求爲倒死。無駒則欣以相慶。此其故何也。積有生駒。則芻牧重大。差點頻繁。寧復出銀備用。不願養馬。民實見害而不見利也。臣查得先年御史王濟奏准事例。每年每馬一群。朋合買俵大馬。有駒無駒。聽其自便。此誠不得已而救時之良法。臣愚以爲法可因也。政不可不修也。修其政。不變其法。而中導之以利。則民不知而趨之矣。爲今之計。合無如使生駒之家。備得贏利。則民爭放馬牧駒矣。驗其生駒多少。以爲勸懲。如人戶原養騾馬一匹。三年之內。生有一駒者。聽其馬戶變賣。所得價銀。以十

分爲率。二分給賞馬頭。八分與一馬人戶。仍同馬頭照地照丁均分。生有二駒者。聽其變賣。所得價銀亦以十分爲率。三分給賞馬頭。七分與一馬人戶。仍同馬頭照地照丁均分。生有三駒者。一駒全用給賞馬頭。而餘法竝如前例。如三年之內。全不生駒者。于馬頭名下罰銀二兩貯庫。臨期幫買備用。至于兒馬。亦以一群之內。有無生駒。量爲賞罰。如此則勸懲旣明。民知養馬。積之以歲。生息漸繁。備用可望。雖不必盡用于官。而實藏富于民矣。是法之行等。而上之則自

州縣管馬官員始亦必照其原額馬數以十分爲率。內有五分生駒者定爲上等量加獎勵。三分以上者定爲中等免其責罰。不及前數者定爲下等問罪發落。管馬通判則總計所屬州縣駒數多少以爲之殿最。歲終本府類開略節情由揭帖申呈撫按衙門著實舉行。尤必旌其一二人之超卓者以爲之勸。則管馬官員明知有功而賞無功而罰。爭相奮勵而不敢後矣。臣愚以爲法行于下不行于上則不能以兼濟也。犖牧之興其在此矣。

二曰禁差。民之所以疲于奔命者，實以此弊未之盡除也。差迎送差巡捕，無不種馬。蓋差一馬，則復以一人隨之。費芻裘糧，經旬不還。生理亦因之以廢。其苦有不勝言者。臣查得太僕寺卿劉麟題奉欽依，比照私借官畜產條例舉行。明禁雖嚴，吏犯猶數。自臣觀之，以爲法輕而吏易犯也。蓋有司擅用，視爲常事。御史三年一差，所警勸者一時耳。不若法在而吏日知畏之爲愈也。合無累犯如故，情重可惡者，查照問刑條例內一款，在京坐營管操內外官，併把總以下官。

若將馬匹私占騎坐及撥與人騎坐者五匹以下降
一級以上降二級其民自作踐私用耕馱騎坐者查
照舊例施行臣又謂各州縣掌印正官實政事之綱
比之佐貳勢位不同志趨亦異其上者留心馬政其
下者但知差遺不復提調雖以寺丞出巡諉爲非已
之責若不相涉臣願既嚴之以差遣矣復重之以提
調令于三年考滿申呈上司開稱有無種馬拖欠方
寺守權輕弊收之政亦自自之流許給由而寺丞亦得以陰執殿最之柄敢有朦朧一
時待印烙之年查出倒失數多臨時比併重傷民力

係某官任內年分者。雖係遷秩。亦必叅奏問擬。則欺慢不容。而人心愈知警矣。

三曰。又群醫。群長之設。爲其提調群戶也。醫獸之設。爲其攻治醫藥也。皆以爲馬也。臣點視各州縣種馬。見在群長不識醫獸。醫獸不識馬戶。推原其故。一月之內。唯縣庭點卯數刻而已。實未嘗在鄉各修本業。由是人寄空名。而馬政無復實効矣。况臣按屬保定等十三府。事例亦有不同。有三月一換者。有半年一換者。間有群長一年一換。而醫獸俟其告代者。合無

立爲定例，群長三年一換，而醫獸非至衰病，群內子弟習學既成，不許輒替。仍各免其本身徭役，以示優恤，則業有所專而効可責矣。

四曰均俵夫。馬以備用爲名，實以備邊疆之用。臣查得馬政條例原額歲取備用二萬匹。弘治三年爲因修省，用廷臣會議，奏准歲取一萬，民力大寬。後至正德十年，復奏准派二萬五千匹。比之原額則已加多五千矣。臣愚以爲馬之登耗，兵勢強弱係焉。民之安危，國脈休戚係焉。過多傷民也，不及弱兵也。卽今

陛下修省之日，宜効弘治故事，正當與民寬大之時，度時與勢，邊方多故，儉于一萬，勢有不能，查復原額，永爲定規，上下俱利，其本折色多寡，兵部臨期斟酌，尤宜以多派折色爲主，若本色過多，交兌不及，未免寄養于畿輔之民，新舊相繼，芻牧轉難，坐見防邊之材，日斃于窮黎之手，雖以嚴刑，無能追補，始竭于民膏者，何難而委之道傍，若是之不惜也，主客交病，腹心受傷，莫此爲甚，不若積銀爲利，一或有急，朝懸于市而暮集矣，馬固無恙也，然臣之所謂均者，又非止

于畫一之謂。政若低昂。而意未嘗不平。乃可以言均。臣見山東兗州一府。若沂州單縣滕縣魚臺鄒城豐縣等處。連歲凶荒。百姓愁痛。積衰之極。如人重病。非大節勞。難有生氣。每歲坐派折色。宜令偏儘。前項州縣。待至三年五年。生理漸復。然後與各州縣一體均派。則惠先凋敝。而政平于調劑矣。

五曰嚴稽考。臣查得舊有循環二簿。實以裁革季報造冊。吏緣爲奸。科取紙張。小民受害。但革弊之初。制猶未備也。臣嘗推廣其意而爲之。立格限文冊。每一

板一面豎爲五行，橫爲六行，第一行以兒馬提頭而隨之以騾馬四匹，是爲一群，某甲某民領養某馬，各于格眼內開駐備細，其後地去，丁乏種馬猶存，令將買地人戶，有力人丁，卽與更替，第二第三行分爲春秋月分，繫之以考驗之法，馬之臆損，駒之有無，寺丞得以註于是府，通判得以註于是下，而縣丞主簿得以註于是而賞罰行焉，第四行復以兒馬提頭，而餘法竝如之，春秋爲循，夏冬爲環，一留本府，一留該縣，循環吊查，互相覺察，仍其舊也，馬有倒失，可以及時

追補丁有消長，可以及時更替，官有情勤，可以因視
槩見，用臣意也。又朋戶養馬，往往輸日，芻牧人不齊
心，以致倒死數多，尤必擇一人之有力者，專令養馬，
而餘戶計日幫貼草料，若非真病倒死，不得連累各
戶均賠，則責有所歸，人知愛惜，但後差官員意見不
同，倘此法之行，不甚相左，仍留參照，則民有定守，而
耳目不至于易搖矣。

題爲獻末議靖醜夷疏

樂倭

臣江陰人，籍江海之濱，沐浴聖化，煦嫗嬉遊，素不

經兵革危事，比者守衛不謹，致彼倭奴突入中壤，前
年犯東浙，比年犯蘇松，犯常之無錫，江陰靖江三縣，
殺人如麻，流血積骸，動若川泉，焚劫室廬，半爲懸磬，
焦土仰惟 皇上軫念黎元，不遑旰食，每勤詔書，大
勵將士，豈不欲得授鉞之貞臣，死綏之猛士，爲國家
戮力討賊，以靖東南之患，而安 聖慮也哉，連三四
年而大禍未解，窮數十州縣，而內地將墟，豈臨事者
未明後先之着，而戰守之異議也，臣聞禦寇之道，貴
識動靜之機，動爲用兵，靜爲持重，應動而靜，則養寇

以滋禍慮靜而動則失時而用功動靜中節緩急應
机斯可以執俘馘而奏成功輯疆宇而寧億兆也與
籍所載自漢以來衛侯馮奉世大將軍趙充國酒泉
大守段彭等擊莎車擊先零擊車師莫不傳首長安
降衆至萬是後將軍衛溫浮海伐夷洲獲其衆三千
虎賁郎將陳稜又嘗浮海伐琉球拔其城數十當是
時皆身蹈大洋版風鼓濤洶湧指顧士抱强弩而前
莫不誓死卒能誅其國而虜其人我國初江陰侯吳
艮鎮江陰猝聞倭寇至江上卽躍馬出城大斬首而

還其後聞風不敢近永樂間都督劉江鎮遼東有倭
賊數十艘直逼望海埭江令伏兵山下陰率壯士潛
燒賊舡截其歸路俟舉砲發伏大擊賊死者不可勝
數其幸脫者奔竄桃園空堡一時沿海千有餘里民
獲又安此皆往事之可考也臣不敢謂以遠討爲功
也賊在內地廢戰而言則又非也臣姑以江陰危難
身所經者言之自甲寅乙卯纔兩歲耳賊凡三至村
鎮有名之家無不發其蓋藏男女死者無筭小民瓶
罍之儲茅茨之蓋鮮一存者危堞孤懸兀然江滸處

處烟生夜光盡赤皆爲賊火守城之吏哀痛而計無所施竟以身死請兵求援文移往來又多緩不及事臣愚謂自大勢而言其爲賊巢在蘇松之界曰拓林曰七團八團曰三丈浦盤據既久虺以成蛇非合斤大擊之多方設伏圖之不可也是故戰者必然之勢也當戎事者苟懼大軍之罰而過爲身謀自謂持重不肯輕戰是因噎而廢食也民生安危係于呼吸戰可已乎自流劫而言其爲賊夥在沿江小邑多者千餘人少者四五百人屯聚一處曉起四散抄掠又于

賊既分放有智略之徒風馳電掣可以指顧先也。
數十人之中分爲四五路賊少而易圖的然可見者也拒之以鄉邑之兵足矣但人心畏賊聞其銛鋒淬

鏦雙舞而至則縮頸而股栗是不能拒賊者失之于畏而非其鄉邑之兵之力有不足也是故預養而素習者守之道也兇殘未殄不可以忘戰禍患旣平計安環堵斯可以言守刑政之不修戎兵之不詰臣工之不夙夜而欲求方隅之無警得乎仰惟皇上神聖功化遠符堯舜而勇智天錫邁跡商王惟明惟畏日月在天雷霆在震何有于樸櫟之小醜哉臣激切

危忱謹列五事上塵 聖覽

一曰選將帥兵法有曰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而敵情之不審不仁之至也故三軍之事莫要于用間間者三軍之司命也臣因考宋太宗時其選將備契丹備河東備西羌不過李漢超郭進等十四人而備邊之兵亦不過萬人而止其爲將者率皆竭盡謀慮購死力之士深入賊中刺其陰計動靜作息莫不畢曉賊一至卽先周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設伏掩擊兵力常勝賊至舉皆無得

而有喪。今東南沿海之邊邑。將官擁衆而至。旌旄揭。揭。豈不謂多。但不知所以爲計。賊聚則畏其勢大。而難圖。及兵大集。而賊又四出。是賊能持我之短。長而我不能致也。况各該將官。兵旣分隸。而事權不專。勇怯雜用。而貪功忌能。空言寡實之人。互懷其私。不肯合膽併力。苟一失利。則謂賊多兵少。凡前世用兵。以少爲多。今時用兵。至于以多爲少。得失相懸。奚啻萬里。宋人王禹偁亦曰。兵威不振。其由安在。所蓄之兵。冗而不盡銳。所用之將。衆而不自專。恩威法令。未有

以駕馭之也。臣故謂兵不在多，惟在得一良將，擇將者司馬之事，而賞罰者人君之大柄。用間設伏，修古人之成法，中時事之机宜，則又將官之事也。嚴核功罪，大勵人心，則自賞罰始。

二曰修團結。按宋兵制，選于戶籍，出于應募，團結訓練，謂之鄉兵。臣姑自江陰一縣言之，三百七十里之中，量地廣狹，分爲二十七團，每團選其丁夫壯健者四百五十人，或八九十人，通計之，可得三四千人，糾之以長，統之以官，時其訓練，暇則歸之于農，有事則

召集營堡籍其名不終身用以爲兵給其口食使各
同團空間稍有力人戶量爲津貼拒賊之日候糧兵
械有功賞賜官府厚爲之處人旣知戰見賊不畏親
上死長之心孰不愛其父母妻子愛其田疇廬舍出
死力與鄉土捍哉近日犁鋤小民遇零賊在野奮力
公約的吏役不得什擾民間一錢則棘習易而民
與敵每殺賊數人槩可見也使各郡邑盡爲團結不
務虛名務求實用何至賊勢滋大倉皇告急徵七省
之兵重壓三吳坐食縣官大費公帑若是不肯之可
慮哉先民有言鄉各爲兵人自爲戰可以省召募之

錢可以省客兵之費。可以垂永久之利。臣愚故謂團結鄉兵便也。自一方而他方可知也。急則大爲聲誅。厚集諸路勁兵。權宜之術也。

三曰審形勢。按海防舊制。嘉興鎮海等處官兵貼守金山地方。遙觀今日賊來之路。犯嘉湖杭蘇四府。其登岸皆自青村南匯一帶。其出海皆由嘉興松江。則知西自乍浦東至吳淞江。三百里內爲浙江南直隸諸府之門戶。較然明甚。今南直隸有備倭都司。浙江有叅將。聽父老之言。官府之議。宜令備倭駐札南匯。

兼管乍浦。叅將住札乍浦兼管金山聲勢之相聯絡。策應之能犄角其形相制而其勢便也。又各要害府分固嚴封守。勿以賊一過境。視爲他人之事。便分彼此。致有疎虞。統兵官員遇賊一至。夾攻交擊。並脣齒之相救緩。而賊在套中。並腹背之皆受敵。豈復昔日徜徉如入無人之境哉。此防禦大較也。賊舍舊路。或來自外洋。其在常熟。則福山港爲要。賊至必由。而以三丈浦爲窟。其在江陰。則斜橋爲要。賊至必由。而以蔡港爲窟。地皆空虛。無兵常守。况去縣寫遠。約束不

前事有當因當革官有宜設宜添又在當事之臣酌量周至次第奏聞可不出形勢而略覩共一二矣。四曰明官守漢史稱守令者吏民之本興利除害唯所行之宋臣范仲淹奉天章之對亦曰利而不興則國虛害而不除則民怨生民愁苦群盜漸起皆由官失其方而致之然也今之爲郡守爲縣令其居上等者見事聰明檢身潔白豈不嶄然稱賢獨其心不肯近事蓋近事則自城郭以下有廢墜之當修有豫備之當計謂其擾民而生事畜疑而召謗一切置之不

問徒以齷齪細文坐獵高譽不知利在于民經營制
置始若爲煩實所以安而利之也因循不舉自愛之
私不肯自撤賊至而無寸鐵之利民飢而無粒粟之
儲一旦告急何以待之平居無事則得賢名而去不
幸多事則敗壞四出極力支撐而難收此勢之所必
至也卽今百姓流離半死于盜賊撫其瘡痍修其刑
政則凡積穀以待凶荒飭備以謹不虞皆守令事也
勢異往日政宜更新豈得復循故轍乎

五曰防隱憂按宋臣蘇轍有曰有外憂亦有內憂蓋

言外憂旣形而易弭，內憂隱伏，宜有以預料之也。近日小民在野，避賊無路，臨之以一刃，脇其擔負，劫貨謂之挑包，數十成群，絡繹在道，夜留賊營，或經旬有餘日而始放還，酌勞有衣物一二件，不當意者，卽時殺死，竊恐無知小民，見慣情熟，久之不知其爲賊，飢寒困苦，苟利其飲食，須臾之養，半折而從盜，其勢亦易也。有司供軍不給，百計誅求，又于輸點均徭十年之定額中，抽一二年徵銀二三萬兩，民出無辜，而官府以爲便法，則是民當十年一輪之數，而今已期迫。

至七年矣。小大之民當此兵荒之際。生理日蹙。閭里蕭條。周禮所謂野荒人散。良可慮也。有司職在牧民。奉宣德意。寧可不厚爲之輯乎。臣愚故曰隱憂之當防也。

記

楊舍城記

築城

東夷滑夏。三吳之地。環州縣而城者以百計。楊舍一隅。在縣治東。東際大海。至狼山。水勢漸分而爲江。楊舍枕江之上。界連姑熟諸港。滔滔會江爲險。左襟谷

瀆僅五里許。其爲屏捍。君子卒喜而大書之。與郡邑之城相雄長焉。其故何也。固楊舍所以固江陰也。由江陰而上。毘陵之有孟瀆。河復城之賊來窘路。犄角之勢成。其所防者遠矣。我太祖高皇帝嘗命信國公湯和往備倭寇。詔諭惓惓。惟以議立城堡相地。宜爲事。神謀睿筭。用之迄有成功。嘉靖丁巳。監察御史羅山尙君維持來按南服。痛我民生。憔悴日甚。割爪及膚。救恤不暇。乃于誅罪黜貪之餘。巡行陵陸。周覽曲衍之中。得楊舍之爲要害。決意城守。適邑人薛

憲副甲哀上其議。公以爲是。得邑人之情矣。治之益力。乃布條約。乃召傭徒。乃營原野。引繩立表。夷險塞窪。各各以意運之。受事者莫不如指。城凡三里。週遭五百二十丈有奇。高丈有八尺。趾闊丈若干尺。下築堅礎。上傳以磚。崇甍甍甍。列雉。輦輦。屹然巨鎮。藏民萬戶。賢于戰兵百倍矣。城之費。丈計帑金二十二兩。出臺中之贖。肯一不以煩于有司。借民之力。不過十之二三。兵居其半。而公復戒之。以勿亟。慎之以勿傷。此作城之善事也。城之內有叅府。有把總司。有巡檢。

司有軍營，有廩庾，四向爲門，東曰某，西曰某，南曰某，北曰某，皆公所自署，門爲水閔者一，引流東注，此城之節目也。工始于戊午某月，告成于是年之某月，薛憲副復爲文記之。杜令君退而告于袁曰：華也守工于茲，得吾賢監察作子之勤，而訖事，吾子可無一言爲予爲百姓德之。予謝不能，旣乃言曰：夫有山川，斯有險阻，有險阻，斯有政事，是故王公設險以守國，其來尚矣。湯信國之受命，聖祖尚監察之祇承，皇上德意篤厚，元元豈非貞于謀國乎？始楊舍之未有



城也。盜販出沒風濤之險，兵仗自隨，有迫之歛起，而
爲他盜，村戶夜驚，今卽無虞，其利一也。民既有城，以
居農，得修其畝，商得通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父
子嘻嘻，樂生興事，保有室家，無復曩時，獸奔鳥駭，無
所逃匿，皇皇之命，寄于賊刃，其利二也。地遠于邑，民
鮮知法，官署旣飭，令君得以數至其地，聽斷爲公，服
則與叅，戍上下其議，鞭撻戎虜之謀，哀矜淑問之事，
皆于是乎出焉，其利三也。有此三利，法不當大書已
乎。

書

與撫按請兵書

禦倭

伏惟明公受命南巡，爲國討賊，三吳億萬生靈盡在公之掌握，遐邇竦聞，莫不謂今之風牧方召，有石厓公觀所公佐貳公以赤子行事者，兵備任大，叅也。僕以江陰危急之際，存亡係于呼吸，請竟言于左右而無誅可乎。江陰去江三里，邊邑也。自一方觀之，彈丸之地也。自大勢觀之，其爲噤喉，其爲門戶，載于地圖。炳于哲鑒，豈俟指數也。去年五月，倭賊犯我江陰，殺

傷二千餘人，焚燒房屋及千餘所，村鎮有各大家，發其蓋藏幾半，是時幸有存者，謂害不及已，苟以偷安。今歲四月二十一日，賊由東路經顧山，經華墅，經行塘，直搗青陽之大鎮，蒲載揚帆而去，近五月二十日，突至本縣東門，攻圍甚甚，焚其闕廂，五日不解，率其兇醜二千餘人，屯結蔡涇關，南去城十里，四通八達之衢，每日分枝四出，大肆劫掠，山坳水澗，無所不到，小民瓶罌之儲，茅茨之蓋，鮮一存者，處處煙生，夜光盡赤，皆為賊火，其為殺戮幾萬人，竊料江陰三百七

十里。既里里皆空。存一孤城。僅七里耳。周禮所謂野
荒人散。正在今日。譬之人身。手足俱斷。而存一胸臆。
謂之獨存可乎。城外之民。既入保而息。齒聚屯積。疫
氣易生。口食且不暇論。賊疑城中有人有貨。他日不
煩野掠。猝然直至城下。合力攻圍。人不暇謀。兵或懈
守。所幸獨存者。又不保矣。有司之政。所以固循至今
日者。有漸也。司牧黔首。務潔高名。以明節惠。一切防
禦之計。謂爲擾民。毫髮不肯輕動。賊至而百無一備。
備亡而民死者衆也。團結鄉兵。僅有名號團長保長。

聞風先遁。莫知其踪。持鏢帶劍之士。坐食縣官。未見其露刃迎敵。比得倭首幾二十顆。乃犁鋤之。民挺身與死而勝。不出于兵也。其爲兵者。戮一二人以爲功。取其首而還。旁人私驗之。乃鄉人也。其姓名可知也。凡戡禍弭亂。莫貴乎兵。保邦定民。莫先乎立計。使在平時。循團結之名。而深討其實。家自爲兵。人自爲戰。率之以長。明之以官法。無處不然。賊豈能越防而至。坦然如歸。其室廬如自取其食貨。傲然肆志而無疑也。曲溪狹徑。皆其縱橫熟路矣。近日藤皮橋居民李

鰲以一富人之力。倡率農丁拒賊。賊三至而不能攻其家。推之于縣。于郡亦可知也。本邑斜橋包巷沿江等處。耆民素稱勇鷙。謂其能習水戰。今皆用之于江。患在于陸而役之于江。非緩急之道也。使陸有所攻。而水有所拒。則誠得矣。陸旣無策。以乘之。惟拱手待賊出江。謂爲畢事。是防江者送賊而不知防爲何故也。賊久不去。劫殺三十餘日。闔城皇皇。如在焦釜。急則請兵。乃邦人愛死之情。而審勢裁賊。實明公持危之大計。又有小民在野。逃避無路。見賊白刃。脇之挑。

包數十成群。父之不知爲賊。如庶人之受役。官府子弟之受役。父兄是則隱憂者。